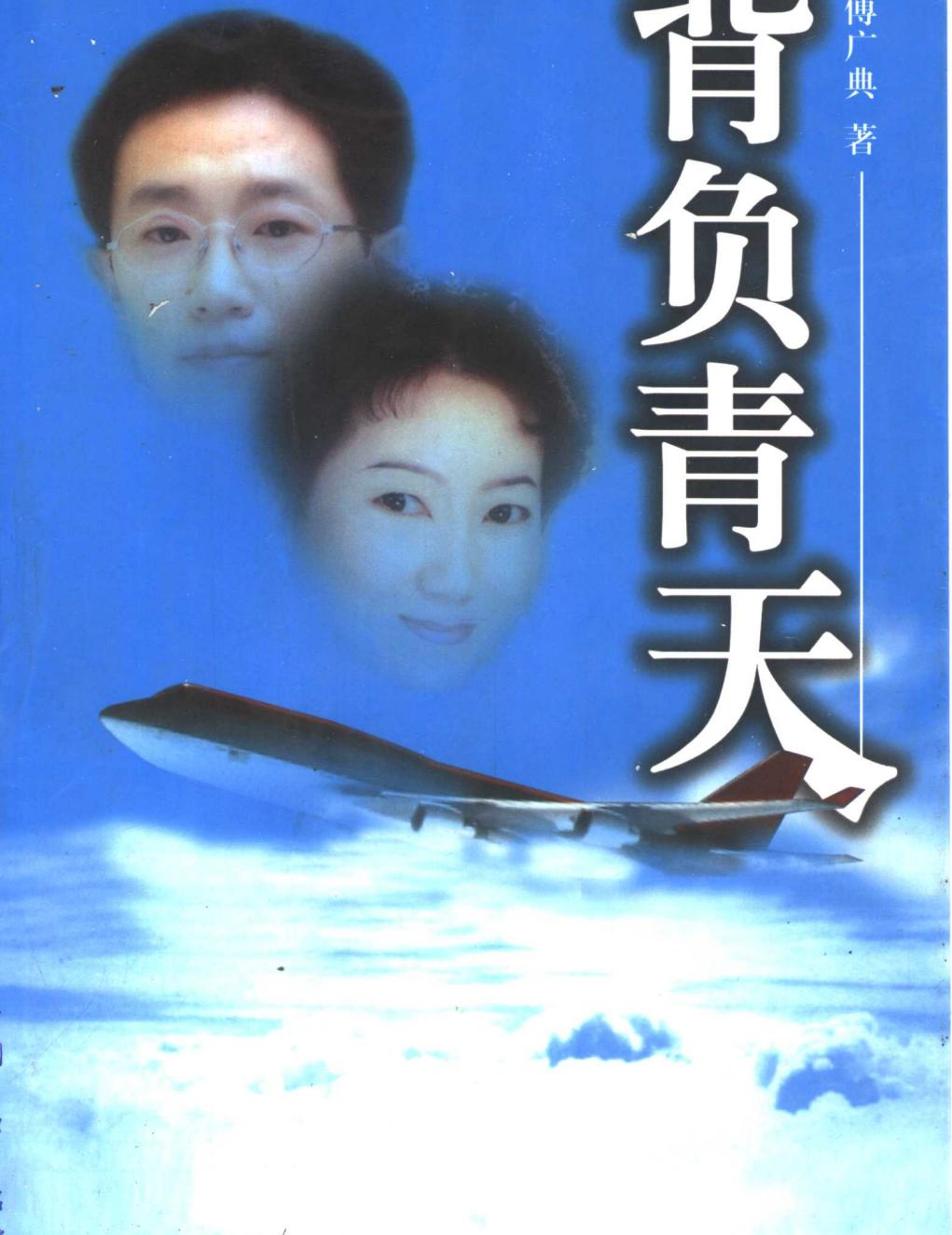


傅广典 著

背负青天



一部反映中国民航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

傅广典 著



负青天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背负青天/傅广典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9

ISBN 7-5059-3871-1

I . 背… II . 傅…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8329 号

书名	背负青天
作者	傅广典 著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苏晶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刷	永清县永隆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482 千字
印张	20.75
插页	2 页
版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书号	ISBN 7-5059-3871-1/I·2989
定价	28.00 元



作者简介

傅广典，长篇小说的探索者和开拓者，创作与研究并举，提出了中国长篇小说将由故事欣赏型转向认知审美型论点，认定21世纪的读者是理性读者，创建了21世纪长篇小说文学模型，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学者和作家。

1

从美国西雅图起飞后，蓝天航空公司总裁冯嵩的心情一直不错。虽然在万米高空，虽然在全封闭的机舱里，他仿佛依然感觉得到大地上吹拂的春风，胸臆间澎湃着一股犹如涌泉恰似波涛的激情，燃烧着一团夏季的火焰。他是个事业型的人，时常被一种跃跃欲试的急于获得情绪体验的渴望所驱动着。

起飞前的头天傍晚，公司国际航班的机组人员要到西雅图郊外游玩。他们驱车出了西雅图城区沿着海边公路向北直驶，在海岸宽阔礁石嶙峋处停了车。这儿很美，海滩洁白，海水蔚蓝，海平线处是胡安·德雷卡海峡和海峡岸边的加拿大海滨小城维多利亚。落日滚圆，坠向峡口，霞光斑斓，染红了半个天空。微风徐来，几分温柔，几分爽意，让机组的每一个人都情不自禁地眺望着辽远的海平线做了一个深呼吸。机组人员除他而外，都喜欢领略异国风光，尤其是那些空姐们。当初他不来，是他的好友飞行大队长兼机长洪塬把他推上车的。做了一个深呼吸，全身通泰的那种惬意，使他感到此行不虚。这次如若不是波音公司提前半天结束业务洽谈，他不会有暇光顾西雅图的海滩。作为航空公司总裁，他自知自己的分分秒秒的消费市场在哪里。

在全国林林总总的航空公司中，蓝天航空公司算是佼佼者。它经历了艰苦创业的 16 年风雨历程，现在正向更高阶段跃进，实施新的航空战略，创建高品位的企业。喜欢抓市场卖点的新闻媒体，不遗余力地从他们这里挖掘新闻，滚动新闻、连续报道，热闹非凡，更让航空界的同仁们刮目相看。

既然蓝天航空公司被新闻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就有人开始品头论足。社会上总有那么一部分喜欢做反方的人，他们不一定就存有逆反心理，只是想问题、看问题通常更习惯于问题的另一面，多有反其道而行之的嗜好。于是在蓝天航空公司的再发展的前景上，就有了另一种说法，即不会像蓝天一样辽远无垠，一碧万顷，虽然公司的名字叫蓝天。

对此说，冯嵩不屑一顾。他认为这是在企业不景气带有全球化倾向的阴影里，对蓝天航空公司的新战略作出的悲观估计。他非常自信地认为：蓝天航空公司会像展翅万里的鲲鹏，扶摇直上，翱翔在辽阔浩瀚的蓝天。虽然天空会有乌云，也会有乱流，但任何迷障和颠簸都不可能改变它像蓝天一样高远的前程。蓝天航空公司会实现它的新的航空战略，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航空公司。

飞机已进入中国领空。机翼下白云漂浮，透过云罅可见山脉逶迤，河流如带。他头依舷窗，俯瞰着春绿尽染的大地，胸臆间那股澎湃的激情，再次涌起汹涌的波涛。

“冯总，”一个春风般的声音在他的耳畔，“请您用茶。”

他转过脸，空姐的一张笑容可掬的脸正对着他。这是一位他十分有好感的空姐，刚刚 23 岁的姑娘。

“谢谢！”他接过一杯淡淡的绿茶，目光在姑娘的脸上多滞留了一秒钟。“孟影，国际航班很辛苦吧？”

“也很开心。”

“飞西雅图几次了?”

“第一次。”

“有何感想?”

“还想来第二次。”

“飞美国多少次了?”

“也是第一次。”

“喔，一定很新鲜。”

“也很新奇。”

“是啊，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汇集着各大洲 100 多个民族的后裔，自然多姿多彩。”

冯嵩迈进美国的门槛是为了购买美国的波音飞机。那时候他不像孟影，既不想来第一次，更不想来第二次。可是，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现在他和他的航空公司与美国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某种意义上还是生死攸关的。西雅图是他做梦都常来常往的地方。

他现在乘坐的客机正是出自西雅图，是一架大型宽体客机波音 767——300，通体的美国货，只是他按自己的意愿，在飞机的尾翼上打上了他们航空公司的徽记，——一只后现代画派风格的大鹏鸟。

大鹏鸟航徽出典不凡，承载了他全部的意志和希望。一次，《航空》杂志的记者采访他，说到了他的梦想，他说他的梦想全在这只大鹏鸟上。大鹏鸟是他梦想的图解和诠释。

说到大鹏鸟，他总要提及他的好友洪塬。洪塬是他以大鹏鸟做航徽的共同策划者。

此时此刻，洪塬坐在驾驶舱里，心情复杂得如机翼下的乱云。虽然在驾驶舱里思想绝对不能开小差，但是身为蓝天航空公司的创始人，他不得不对蓝航的生存与发展作出比一般人多

得多的思考。他不像冯嵩那样，置有的人对蓝航再发展的前景的不良估计而不顾。他认为，这种估计决非是在企业不景气的阴影下的悲观论调。实际上，与其说这种估计的依据来自客观，不如说是来自蓝航的自身。应当肯定，蓝航人是有挑战意识的，但缺乏的恰恰是自我挑战或者说挑战自我的意识。最为不幸的是，又恰恰是身为蓝航总裁的冯嵩没有认识到或者干脆说根本就不承认这一点。这使洪塬在什么时候心情都不可能像天空这么晴好。

驾驶舱外，天空蔚蓝阳光灿烂。他俯瞰云罅里飘移着的都市和村庄，心中怅然若失，下意识地把手扶到了倒“E”字形驾驶舵上，凝视着遥远的弧形天地线，脑海里一时云遮雾罩。

飞机是由他的副手驾驶着。副手是个刚满 25 岁的姑娘，名叫柳菁，航校毕业到蓝航来一直由洪塬带飞。飞机飞越太平洋进入中国领空后，洪塬就让给她来主飞。她坐在主飞的正驾驶位置上，眼的余光发现右边副驾驶座位上的机长把手扶到了连动舵上，以为要对她的飞行作出什么纠正，转头正视洪塬时，看到洪塬脸色阴郁，目光正凝视着遥远的前方，陷在深度的思考里，便转回头，按她的操作程序继续飞行。她想，这一段时间里，机长总是心事重重，不知是何原因。她有心在飞行后和机长谈谈，又怕干扰了机长的思考。因为她看出机长思考的不是一般性的什么问题，是有深度的，重大的。

飞机即将飞临站区了。客舱里，仪态万方光彩照人的空姐轻盈如燕地穿梭在两条铺着红色地毯的甬道上，友善地提醒乘客收起小桌系好安全带。播音员以亲切、温柔的语音和语调，用汉语和英语播报飞机降落时所应注意的事项和地面温度。

冯嵩坐在头等舱里，在机舱右侧临窗的座位上。他听到播音员的播音，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屈着手指梳理着因轻度谢

顶而稀疏的头发，侧身凭窗朝机翼下张望。看到在阳光下闪着童话般光芒的高楼林立鳞次栉比的都市，他心中激荡起回归故土的乡情。在美国他听说，东方的故乡情结要比西方的浓烈。此时他觉得这种比较很有道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历来有着质的区别。

回忆着这次西雅图之旅、波音之行，他觉得他的思想发生了一次飞跃，一次质的飞跃，早年在部队时建立的美国鬼子的概念分崩离析了。他感叹：跳出军备竞赛的阴影，就是经济合作的前景！他衷心地希望中美能有良好的合作前景。蓝航的新的航空战略，其中有相当成分是建立在与波音公司的合作上。蓝航机群波音飞机占百分之八十。

在波音公司期间，他向波音的决策层表达了他的真诚合作的愿望，并表示利用蓝航创建 16 周年之机，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振奋精神，鼓舞斗志，跻身世界航空强者之林。早在今年春节的时候，他就以团拜的形式吹风，要把今年的建航庆典搞成里程碑式的，蓝航昨天的艰难、今日的辉煌、明天的重任，都将在这次承前启后的庆典中注入蓝航新的运作程序。

庆典活动正是在今天举行。庆典的会场设在市中心的国际会议大厦。为了提高庆典的规格，邀请了国家民航总局和省市的领导到会讲话，还一家不落地邀请了省市电台、电视台及报社等新闻单位。同时向全国各航空公司发函发电邀贺电贺信。会后有宴会，宴会后有演出，下午是歌星献艺，晚上是纪实话剧《情系蓝航》。冯嵩曾应邀与扮演他的演员见面，那演员一点也不像他，长相不像，性格也不像，个子比他高，头发比他浓，眼皮也比他多一层，说话也慢得没有一点激情。剧团对他说，这是没办法的事，访遍全国也没发现有与您相像的演员。

庆典上的讲话稿是他的秘书起草的。他的秘书是位很不错

的女性，名字有些男性化倾向，叫辛韬。辛韬是蓝航上上下下公认的才女，有学识、有教养，也有坚毅的性格和不俗的相貌。最讨冯嵩喜欢的是她的雷厉风行、不屈不挠的工作作风。为了使冯嵩有充裕的时间熟悉讲话稿，她在冯嵩去美国的第一天，就把讲话稿写好，放在了冯嵩的办公桌上。

冯嵩把讲话稿带上了飞机，带到了西雅图。在飞往美国的途中，他将讲话稿细细地品读了，到了西雅图又利用空隙时间进行了些许修改，改定之后又读了两遍，其中一遍是关起门来，在宾馆房间的会客厅里按演讲的要求读的，实际上也就是一次演练。回国途中，飞入国境了，想着庆典一事，他突然像作家一样来了灵感，把演讲稿的结尾改用毛泽东诗词《念奴娇·鸟儿问答》的前两句：“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蓝航的航徽正是出典于此。他认为，蓝航人就应该有背负青天朝下看的视野和胸襟。

在高高的蓝天上，他将改定的结尾默诵了一遍。这两句诗词的纯艺术意境，给人以磅礴气势和气吞山河的力量。同时也给人以高屋建瓴的瞰制欲和超然物外的大气。他越想越得意于这一笔的修改，收起讲话稿做下飞机的准备时，不经意地往舷窗外瞅了一眼。这一瞅，他惊诧得几乎要喊起来！机翼下不是停满飞机的机场，而是湖泊星罗棋布、阡陌纵横参错的原野。从地面景物判断，飞机的高度在4000米之上。怎么回事？飞机在什么时候又拉起来了？出了什么意外要复飞？

事情确实意外。飞机进入站区临近机场上空了，得到地面指令，机场已经关闭，要他们在空中待命。原因是跑道上有一架失事的飞机。洪塬吩咐柳菁尽可能接近机场，他想探明机场上的情况，想知道失事飞机的毁坏程度，也想弄清楚失事的飞机是哪家航空公司的。蓝航今天是建航庆典，万万不能出事。

柳菁轻压坡度，飞机接近了机场。借机身的倾斜，洪塬看到了机场上的那架失事的飞机。仅一眼，他就倏地冒出一身冷汗！失事飞机的机翼上有一只后现代画派风格的大鹏鸟！

糟糕！他在内心里惊叫了一声，锁紧了眉头。

柳菁自然也看到了这只大鹏鸟，她惊惶惶地用眼瞟瞟洪塬，反向再压坡度，把飞机拉了起来。

“在这个时间里，会是哪个航班？”洪塬问柳菁。从机型上看，他又产生了新的担心。

失事的飞机是国产客机，不是大型客机，而且事故也不严重，飞机既没有爆炸，也没有解体，只是歪斜在跑道外的草坪上。可谓是不幸中的大幸。洪塬询问柳菁，急于弄清航班，是因为他想到了一个人，一位空中机械师。

“283 航班。”柳菁略加思忖，回答说。

283 航班飞的是蓝航目前最短的一条航线，是由位于省城西北部 280 公里的大山区的岩峰市飞回省城的航班。

确定是 283 航班，洪塬的脸色骤然变得惶遽起来。他忐忑地问柳菁：“陆或明是这个航班吧？”

陆或明是空中机械师，洪塬刚才想到的那位空中机械师正是他。

“大概是。”柳菁回答说。

洪塬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两眼凝视着天空沉默不语。

柳菁猜透了他的心思，也不再说什么。

就这时候冯嵩来到了驾驶舱，询问为什么不按时着陆。

洪塬搪塞他，说是机场调度的原因，没有告诉他 283 航班失事，机场已被关闭。

柳菁自然什么也不说，只作并不关心他们谈话的样子。貌似漠然置之，实际上她在特别用心地听着他俩的交谈。岩峰市

自然风光优美，奇山奇水，幽峡溶洞，是闻名遐尔的旅游胜地。到岩峰的航线是蓝航的航程最短效益最高的黄金航线。岩峰市旅游局和林业局联合开发岩峰旅游事业，并与蓝航合作，凡乘飞机到岩峰的人，不论公干或是旅游，机票一律可以抽奖，奖品是岩峰特有的樟树制作的无钉圆木生漆雕箱。这种雕箱既是实用品，又是工艺品，市场价是888元。蓝航在其中所获得的益处一是机票价格一年四季不打折扣，二是飞机上座率高，若不是岩峰的机场太小，蓝航早就上大飞机了。这样的黄金航线出了飞行事故，而且正值蓝航建航16周年庆典之际，这岂不是给总裁当头一闷棍吗？

或许冯嵩的心始终放在庆典一事上，他没有过多盘问，带着庆典的诸多思考，离开了驾驶舱，重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因不知空中待命要多久，便又琢磨庆典上的讲话稿。当然，他也知道空中待命不会太久，否则会安排飞机落备降机场。

这时，孟影又出现在他的身旁，恭敬地问候他需要什么服务。世界各国航空公司班机头等舱的空姐服务都是无微不至的，更何况他是本航空公司的总裁。

昨天夜里，他感觉孟影似乎整夜都陪伴在他的身旁，因为他几次醒来都看到孟影坐在他身边。固然是航务部特地指定孟影为他这次出访做空中服务，但他感觉得出孟影并不单单是为完成好航务部指派的任务而为他忙前忙后，这使他很感动。

昨晚睡前的一段时间里，他同孟影谈天，不经意带有几分例行程序般的心态问及孟影的家庭和父母，他才知道孟影是个苦命的女孩，父母离异了，一个人住着租用的一间小平房。那间小平房又矮又破，在一条又深又窄又弯又脏的小巷子里。蓝航的空姐住小巷住平房，他有羞惭感。他也有点生气，生女儿的气，他的女儿冯茜茜就在蓝航乘务队当乘务长，与孟影朝夕

相处，可从没有向他说起过孟影的情况。尤其是女儿今天也在本次航班上，也有过父女俩和孟影坐在一起的时候，而女儿就未曾把孟影多介绍一句。诚然，这座都市的居民居住条件不如孟影的比比皆是，但那是城市居民，而孟影是蓝航的空姐。

不过，他心中有数。父女间代沟很深，女儿缺少同他交谈的兴趣。女儿很有个性，看问题的方法与他不同，时常指责他热衷于追逐经济效益。他的夫人黄大曼倒是始终不渝地站在他的一边。他的夫人是皇家沙龙的总经理，自然是个很有经济头脑的人物，总经理和总裁有共识，与生俱来。

孟影在他身边没有过久滞留，飞机还在空中盘旋，她还要和空姐们一起随时做好乘客的安抚工作。

冯嵩因为是飞行员出身，他对延误降落习以为常。他只是急着让飞机尽快着陆，千万别耽误了庆典活动。庆典活动是上午 10 点钟准时开始，而现在已是 9 点过 8 分了，就是一切顺利，从机场到国际会议大厦也得 35 分钟。

飞机总算在他最后时限的 17 分钟里安全降落了。

飞机刚滑进停机坪停稳，他就匆匆忙忙地站起来，打开行李舱取出他的手提箱，待舱门打开时往外走。起初他是打算和洪塬一同离开机场到国际会议大厦的，路上还可以就庆典和庆典之后的一些事情作些磋商，现在时间不允许了，洪塬在收班前还要进行飞行讲评，他不能等，他也不想在乘客下飞机的时候进驾驶舱同洪塬打招呼，委托做乘务长的女儿转告洪塬他先走了。

他的行李非常简单，就这么一只手提箱。他出国习惯于就带这么一只手提箱。他不是那种到了国外什么都往箱子里装，买一大堆国内昂贵的便宜货，大箱小箱地往国内背的人。他认为，捡国货与洋货差价的便宜，并不是件便宜的事，你捡了这

样的便宜你也就便宜了。有一次在美国旧金山机场候机，候机厅免费供应点心和饮料，一窝蜂地在那里取点心和饮料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中国人，其中不乏西装革履手握大哥大者。这使他上了飞机直飞到中国心里也没有舒缓。他在国内常常被公务压得走路都弯着腰，可到了国外，散步都昂着头。

舱门打开了，他一反常态，像在大街上挤公共汽车一样，第一个冲出舱门。

站在舷梯上，他感到一阵耀眼。眼前一片阳光的灿烂和春光的明媚。他突然看到了远处的那架出事的飞机。他的第一反应是尽快确定它的归属，这种反应的最后目的是要证实它不属于蓝航。可是，他最不想看到最害怕看到的最终还是看到了飞机尾翼上的那只大鹏鸟。就在目光触及大鹏鸟的一刹那，他的心房像处于强烈地震那样颤抖不止，下舷梯的脚步抖颤而又坚挺，沉重而又快捷。他很想朝那架飞机奔跑过去，但还是理智地看了看手表，表针所处的角度，阻挠了他的双脚，制止了他的冲动。他惶恐不安也有些丧魂落魄地上了出港的机场大巴。

是哪个航班的飞机？出了什么事？这造成了一个沉重的悬念。不过有一点他是明白的，飞机事故出在至岩峰的黄金航线上。这条航线，这种时候，出这样事故，他沮丧极了。

快要进到达厅时，他猛然发现出港口处围着一大群记者。记者为何而来，可想而知。在记者群中他又发现一张非常熟悉的女性面孔，这位女性是蓝航主办的《航空》杂志的记者毓蓉。他急急地将匆匆的脚步收住，转头四处张望。此时恰好有一位机场保安人员走过来，他慌慌张张地拦住他，请求说：“能帮个忙吗？”

保安站住一打量，惊喜地说：“哦，冯总，你好！刚下飞机？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

“快，带我从机场工作人员的进出口出港！”

保安瞟了一眼出港口的情形，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弯腰接过他的手提箱，带他朝机场工作人员的进出口走去。

“机场上那架飞机出了什么事？”他边走边不安地问。

“是你们 283 航班的班机，降落时左边的起落架放不下。在无法排除故障的情况下，冒着风险试降下来了。你们蓝航的飞行员可真够棒的，飞机仅凭一前一后两个起落架，保持着平衡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是为了减轻飞机的损伤，在惯性力即将失去的时候，有意将飞机滑出跑道上了起降带的草坪上的。你放心吧，人员无伤亡，飞机也没有大的损坏。”保安边叙说着事情的发生经过，边安慰着他。

他哦哦地应着，心中的窒息感有所缓解。

出了机场，他直奔停车场。接他的车早来了，正停在轿车群里。但是，见车不见人。他料定司机不会走远，十有八九因飞机没有按时降落而打听情况去了，或是在出港口等候他。他不敢到出港口去找，只是焦急地望着到达厅的大门口。

正如他所料，司机正急急忙忙地从到达厅的大门口走出来，出门就朝停车场这儿张望。他赶忙朝他招手。

司机是个头脑灵活名叫龚枫的小伙子，长得也很帅气。他看到出港口处的那一大群记者，马上意识到冯嵩不会从出港口出来。看到冯嵩向他招手，拔腿就朝这边飞跑。

龚枫一跑，后边也有一个人跟着跑。冯嵩一看，是他的秘书辛韬。辛韬也接他来了。

龚枫和辛韬的奔跑，被出了到达厅的几个记者发现，他们在他俩奔跑的延长线上，发现了正站在车前的冯嵩，于是呼啦啦地也朝这边飞奔而来。

冯嵩见状，像被围追堵截的逃兵，慌乱地朝着龚枫喊：

“快！快开车门！”

龚枫边跑边掏车钥匙，人未挨到车，钥匙就插到了锁眼里。

冯嵩首尾不顾地往车里钻。

辛韬也不敢迟疑和怠慢，顾不得把冯嵩的手提箱往后备厢里搁，顺着车门塞到冯嵩身边，“嘭”地把门关上，旋即钻进车前门，车门还没有拉上，车就飞奔起来。

从车后窗，冯嵩看到了毓蓉与几个记者最终无奈驻足的表情，懊丧的心境里春雨般地滴进几许惬意的甘霖。

龚枫从车镜里看着奔跑的毓蓉说：“我们把毓蓉给丢了。”

辛韬说：“没办法。回去我向她道歉。”

毓蓉是为了利用从机场回蓝航的路上时间采访冯嵩，随龚枫的车一起来的。

喘过气来的辛韬转回身，用胳膊撑着座位的靠背，面对着冯嵩略有几分检讨之意说：“我真笨，我已经被记者包围了，他们七嘴八舌地询问飞机事故的原因，我怎么就没有想到你这个老兵会为躲避记者们的包围而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迂回出机场呢？”

冯嵩得意地说：“我看到出港口围着一大群记者，马上反应过来事情不妙，就溜之大吉了。”

辛韬笑了。

冯嵩问她：“你们知道飞机出事的详细经过吗？”

辛韬来了个 180 度转体，抱着座椅靠背正对着冯嵩说：“我和龚枫到了机场，才知道 283 航班出事了，赶忙往公司打电话问明了情况。这架飞机做降落准备时，左边的起落架突然放不下。由于航线短，备用油料不足，在飞机盘旋许久没有排

除故障的情况下，塔台要他们迫降。机长不同意，说会造成伤亡，他要求在跑道上试降，一旦不行立即再拉起来。结果试降成功了。飞机在缓冲之后，机长有意将飞机滑出跑道，把飞机歪斜在草坪上。”

如此情况作如此处理，做到人机无恙，冯嵩心中一阵感动。他当过飞行员，他知道飞机在少了一侧起落架的情况下着陆，就如同三轮摩托车过独木桥，平衡是相当难以掌握的，283 航班机组能如此成功地着陆，实在是个奇迹，真让人骄傲和自豪，但是他仍有不尽的惋惜，叹道：“今天出飞行事故，真不是时候啊！”

辛楣也不尽的惋惜，今天是蓝航建航 16 周年的庆典哪，那么多的新闻单位和记者云集国际会议大厦，把镜头对准了蓝航啊！

国际会议大厦地处市中心的黄金地段。这里是最能体现这座城市繁华程度和现代水准的地段，是最能体现这座城市主要特征的地段。国际会议大厦并非是单一功能的仅供召开会议的会场，而是一座多功能的现代大厦。大厦的造型像一座丰碑，国际会议厅就在丰碑的碑座上。蓝航机关大厦也是一座现代化水准较高的大厦，然而较之国际会议大厦要稍逊风骚。把庆典活动选择在这里举行，一是庆典上规格，二是这里出广告效应。

风风火火地赶到这里，还在车上的冯嵩就看到了横空出世般悬挂在大厦门口的红底白字的巨大横幅会标，看到了像传说中天上有九个太阳似的飘浮在大厦上空的红色汽球。盛典的气氛浓浓地弥漫在大厦的身周，荡漾在车水马龙的大街。这里的车流量、人流量，历来居全市之冠。在分分秒秒里，有多少人知道了蓝航今日的盛典哪。望着红色会标，望着招展的彩旗，